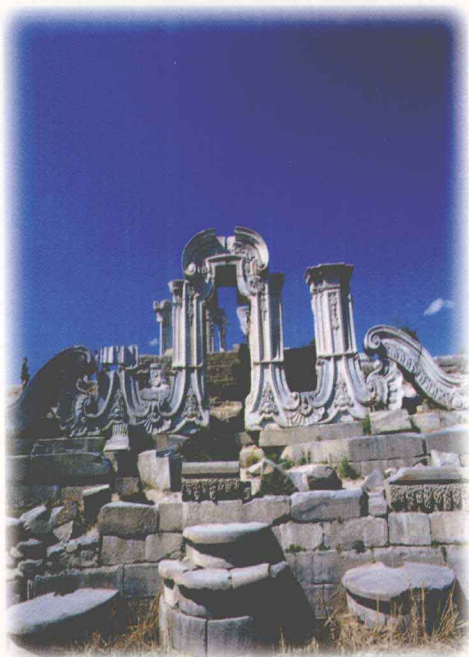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少年课外读物丛书

上下五千年故事全编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上下五千年故事全编

第八卷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铁面无私的包拯

包拯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（今在安徽）人。最初考中进士，被授为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县的知县。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，包拯辞官不去赴任。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，包拯就辞去官职，回家赡养老人。几年之后，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，直到守丧期满，还是徘徊犹豫、不忍离去，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。

过了很时间，包拯才去接受调遣，担任了天长县（今在浙江）的知县。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，牛的主人前来上诉。包拯说：“你只管回家，把牛杀掉卖了。”不久又有人来控告，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，包拯道：“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？”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。移任端州知州，升为殿中丞。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，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，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。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。一年过去，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。

不久，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，改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，右司谏张择行、唐介和包拯一齐对此进行辩论，话语十分恳切。又曾建议说：“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，这并非防御戎狄的良策，应该训练士卒、选拔将领，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。”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，以及废罢和禁罢贪赃枉法的官吏，选拔地方长官，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。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，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，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、自诩高明，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，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。





包拯出使契丹，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：“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，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？”包拯说：“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，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？”那人于是无言以对。

历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任京东转运使，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移任陕西，又移任河北，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。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，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，而且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，常常多达几十万，包拯都上奏朝廷，停止了这些摊派。契丹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，边境的州郡逐渐紧张起来，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调发军粮。包拯说：“漳河地区土地肥沃，百姓却不能耕种，邢、洺、赵三州有民田一万五千顷，都用来牧马，请求全部给老百姓耕种。”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解州盐法往往给百姓造成负担，包拯前往经营治理，请求朝廷全部进行通商贸易。

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，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。又罗列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，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。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，辨清结党营私的人，爱惜有才能的人，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，一共是七件事；又请求去除刻薄的风气，抑制投机取巧的人，端正刑典，明确禁令，不要轻易大兴土木，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，朝廷大多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。

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，但没有得到答复。现在，包拯请求：“罢除河北的屯兵，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、郛、齐、濮、曹、济各州，即使边境告急，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。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，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，减少干粮，每年的





花费，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，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。”没有得到答复。

移任瀛州知州，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，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，包拯上奏全部罢除。因为儿子去世，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，做扬州知州，又移任庐州，升为刑部郎中。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，被降为兵部员外郎、池州知州。

官复原职，移任江宁府知府，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，升为右司郎中。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收敛，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。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，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，喊他为“包待制”。京城称他说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王爷包老。”以前的制度规定，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。包拯打开官府正门，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，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。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，侵占了惠民河，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，正逢京城发大水，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。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，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。

升任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上奏说：“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，天下人都很担忧，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，这是为什么？”仁宗说：“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？”包拯说：“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，是为国家长远着想。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，这是怀疑我啊。我已年届七十，又没有儿子，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。”皇帝高兴地说：“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。”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，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，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责，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，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，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。

张方平任三司使，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，包拯上奏弹劾，罢免了张的官职；但宋祁取代张方平，包拯又加以指责；宋祁被罢





免后，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。欧阳修说道：“包拯真是《左传》中所说的‘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’，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，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！”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。他在三司任职时，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，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，老百姓负担很重、深受困扰。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，百姓得以免遭困扰。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，一有机会就逃走，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，包拯都给放了。升给事中，担任三司使。几天后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。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，包拯推辞不受。很快因病去世，享年 64 岁。朝廷赠他为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孝肃”。

包拯性格严厉正直，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，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，虽然嫉恶如仇，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，不随意附和别人，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，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，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。虽然官位很高，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。他曾说：“后世子孙做官，有犯贪污之罪的，不得踏进家门，死后不得葬入大墓。不遵从我的志向，就不是我的子孙。”当初，包拯有一个儿子，名叫“颢”，娶崔氏为妻，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。崔氏为亡夫守节，不再改嫁。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，在娘家生孩子，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，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。包颢死后，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，取名叫“包拯”。包拯有《奏议》15 卷。

“梅妻鹤子”的林逋

林逋，字君复，杭州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年少丧父，学习勤奋，不搞章句之学。性情恬淡，喜尚古风，不求功名利禄，家境





贫困，衣食不足，却表现得十分安然。早年，在江、淮之间漫游，很久以后，才回到杭州，在西湖边的孤山上搭了一间茅屋，20年中足迹不到城市。真宗听到他的名声、赏赐给他粮食和布匹，命令地方长官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慰问他。薛映、李及在杭州，每次去林逋的茅庐，总是要清淡终日才离去。他曾经在庐舍旁边替自己造了一个坟墓，临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这样的句意：“来日如果象求取司马相如的遗稿，那样值得高兴的是我不象相如那样留下《封禅书》。”死后，州里把林逋的情况报告了朝廷，仁宗为他感叹和哀悼，给林逋赐了一个“和靖先生”的谥号，同时还赠送了粮食和布匹，帮助办理丧事。

林逋善写行书，喜欢作诗，他的文词清澈峭拔，多奇文。写好以后，又总是随手把它们抛掉。有人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不把它们誊录下来，传到后世去呢？”林逋说：“我正隐迹山林，尚且不领意用诗赢得一时的名声，何况是后世呢！”然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们常常把它们偷偷地记下来。喜诗，尤善写梅，佳作也并不多。

林逋曾客游临江（今江西清江），当时李谿刚刚中进士，还没有人知道他，林逋对人说：“此公是宰相的材料啊！”等到林逋去世，李谿恰巧被罢斥相位而出为州官，李谿为林逋穿了白衣服，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守了七天丧，然后才为林逋下葬，他又把林逋的遗诗刻在石碑上放入墓中。

林逋没有娶妻，没有儿子。喜植梅，喜养鹤，号称“梅妻鹤子”。教育哥哥的儿子林宥，登上了进士甲科。

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

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，他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所编





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既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一部巨著，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。

司马光年轻时就对史学书籍感兴趣，二十岁，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甲科。正当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的时候，父母先后病逝，按照当时的礼教，他必须辞去官职回家服丧。于是，司马光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故乡。在服丧的几年时间里，他读了不少书，写了不少评论古人的文章，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。他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时，也在探求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方法上的利弊得失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吸取精华，剔其糟粕，为《资治通鉴》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司马光不但善于阅读史书，他还悉心钻研历史，勤于思考。他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《春秋》之后的一些史书卷数太多，一个人就是用一生的经历也难以读完并说出其大致情况，由此，社会上的读书人就出现了弃难读易的不良倾向，势必导致许多繁难的典籍要失传的严重后果。鉴于此，司马光便产生了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，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历史发展梗概的念头。有一次，他对刘恕说：“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、魏、赵为诸侯，下迄五代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成一家书。”可见，这时的司马光对于著书立说已经是深思熟虑、成竹在胸了。于是，在嘉祐年间司马光开始修《历年图》一书，并于治平元年修成，进呈给当时在位的英宗皇帝。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，它实际上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基本雏型。之后，司马光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了《通志》，深得皇帝的赞赏。英宗皇帝也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历史的人，他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，可以接续《通志》并同意设立书局，由司马光自己选择地方、选择人员。这实际上又为《资治通鉴》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证。书局成立后，地址设在了崇文院，司马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史学方面的英才，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等





正人君子



司马光





三人先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实行分兵把口，草拟初稿，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。这样，既保证了《资治通鉴》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，也保证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一致性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在编纂之前，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编修方法和原则，那就是先作丛目，然后修长编，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。这曾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。

公元1067年，英宗病死。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，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，也和英宗一样极力支持司马光修书。他即位不久，便将此书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他主要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并亲自写了一篇序文，在第一次读此书时赐给了司马光，让他等书全部完成之时再写入书中。此时的司马光，依旧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，由于公务繁忙，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，所以修书的进度并不快，五年的时间修成七十卷，却还没到全书的四分之一。

公元1069年，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主持变法，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。司马光对此是极力反对的，他在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书信进行劝说无效后，大失所望，清楚地意识自己不能在朝廷继续安身了，便请求离开京城。皇帝应允后，他先去了西安任职，于公元1071年，他又辞去职务来到洛阳，当了一个闲官，决心著书立说了。而实际上，他在洛阳隐居时恰好给他提供了编书的条件，没有了官场的喧闹，有的只是充足的时间、安静的环境和各方面的充裕条件。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二年，便把书局搬迁过来设在了崇德寺，随之而来的只有范祖禹一人。刘恕、刘攽都在书局之外进行编修。公元1073年，司马光为了修书时有个更好的环境，在洛阳尊贤坊北侧买了二十亩地，建成了“独乐园”。园中设有读书堂、弄水轩、钓鱼庵等景致，是个依山傍水、鸟语花香、清静优雅的小园林。在这里，司马光在从事艰苦、紧张的修书劳动之余可以自己





调节一下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写作。他常常是早起晚睡，废寝忘食，对待删削工作谨慎细致、精益求精。相传，司马光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得贪睡，就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，取名为“警枕”。当他把头枕在圆木上，进入梦乡后，只要稍稍一动，“警枕”就会翻滚，司马光马上就醒了，并且决不再睡，继续拿起笔编纂这庞大的著作。朝朝如此，夜夜这样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又是何等的艰辛啊！

当然，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，何况司马光年事已高。身体的疲劳及眼力昏花常迫使他去到园中休息，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，活动一下乏累的身体，但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。只有一年春天，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，有朋友接连几日邀他去游春赏花。一天游罢回到园中，他的老仆人非常惋惜地说：“您一走就是十几天，不曾看过一行书，可惜您浪费了时间啊！”一句话，使司马光感到很惭愧，他发誓再也不出门了。以后，只要有人一邀请他，他便把仆人的话告诉人家，并婉转地谢绝了。司马光就是这样靠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刻苦著书，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毫不吝惜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，凭着强烈的事业心，顶着社会上的流言蜚语，终于在公元1084年的十一月修完了《资治通鉴》的全书。这时，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。他已经累得到了“骸骨癯瘠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”的地步了，为了这部书，他已耗费了近三十年的心血，就是从书局成立之日算起，还历时十九年，从隐居洛阳算起，他还艰苦地奋斗修书十五载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：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”，可见，司马光已经为这部浩大的史书耗尽了毕生的精力。

《资治通鉴》这部编年体巨著，一共是二百九十四卷，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。它网罗了众家之长，包括





正史、别史、杂史等三百多种，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；它记载的历史最长，文字多达三百多万字，不但记述了政治史，还涉及了经济、文化、天文、历法、地理等诸多内容，史料记载详实，叙事准确、客观、完备而简明；文字朴实、生动，寓意明显深刻。梁启超说：《通鉴》的“文章技术，不在司马迁之下”。

《资治通鉴》自修成之后，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推崇、重视和赞誉，不愧为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颗明珠。

“唐鉴公”范祖禹

范祖禹，字淳甫，还有一字为梦得。他出生时，他母亲梦见一个魁梧的男子披挂着金甲进入卧室，说：“我是汉将军邓禹。”已经醒了，还看到他，于是以“禹”为名。年幼丧父，叔祖父范镇抚育他象自己的孩子。范祖禹自己因为已失去父亲，每到年节亲友宾朋庆祝聚会，就忧伤地象不被这些人容纳的局外人，关起门来读书，不去参予人事交往。到了京师，和他交游的人，都是一时的知名人士，范镇很器重他，说：“这孩子，是天下士。”

范祖禹举进士甲科。跟随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洛阳居住15年，不谋求仕进。《资治通鉴》撰成，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。当时王安石当朝掌权，特别爱重范祖禹。王安石和范祖禹关系友善，曾经告诉他王安石的意思，范祖禹竟然不前往谒见。富弼退休后居住在洛阳，素来坚强严格，闭门很少与人接触，唯独对范祖禹优厚，病重，把范祖禹叫来交给他密疏，疏大概意思是论说王安石贻误国家以及新法的危害，言论极其愤懑急切。富弼去世，人们都认为密疏不能上奏，范祖禹最终还是上奏了。





神宗驾崩，范祖禹上书议论丧服的制度，说：“先王制定礼法，为君服丧同于为父服丧，都是服丧三年，大概是恐怕作为人臣不能以父事奉他的君王。自从汉代以来，不只人臣不为君服丧，人君也不服三年之丧。本朝从祖宗以来，外廷虽然采用以月代年的丧服制度，但宫中仍实行三年丧服制度。君王丧服制度如同古代礼法，而臣下还依汉代制度，所以十二日为小祥，宫中一年为小祥，处廷二十四日为大祥，宫中两年为大祥。已经以日计算，又以月计算，这样的礼法是没有根据的。古代两周年为大祥，二十七月而禫，禫是祭祀的名称，不是丧服类别。现在就服丧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，这礼法不近情理。丧服已除去，到安葬时又着丧服，祔庙之后就着吉服，才八个月就匆忙地改纯粹的吉服，什么装饰都佩戴，这又是礼法没有逐渐变化的过程。初一、十五，群臣穿着朝服到停灵柩的殡宫，这是着吉服临丧；君主着丧在上，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成君主个人的丧服，这二者于礼法都是不妥当的。”

哲宗即位，提升为右正言。吕公著为执政，范祖禹因避翁婿之嫌推辞，改授祠部员外郎，又推辞。任著作佐郎、修《神宗实录》检讨，改任著作郎兼侍讲。

神宗驾崩已过大祥，范祖禹上疏宣仁后说：“现在除去丧服刚开始，服御一新，奢侈、节俭二者，都从这时开始兴起。凡是可以荡惑人心取悦耳目的事，不宜比旧有的有所增加。皇帝的圣性还未定型，目睹节俭就节俭，目睹奢侈就奢侈，所以训导成有道德的人，其训导应当有成法。现在听说奉宸库取珠宝，户部用金帛，其数量都很多，恐怕以后会无节制的增加，希望制止在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之前。崇尚节俭敦朴，辅导培养皇帝的圣性，使他目不视华美的色彩，耳不听放荡的声音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，不合礼法的事不做，那么学问一天天增加，圣德一天天隆盛，这是宗庙社稷无限的福气。”旧例，丧服除去应当开始娱乐摆设宴席，范祖禹以为因除





丧服而开始娱乐设宴，则好象除丧服而庆贺，不是君子不得已而除去丧服的意思，不能这样做。

夏季酷暑暂且停止进讲，范祖禹说：“陛下现在的学习与不学习，关系着以后天下的治乱。如果好学，那么天下的君子欣羨敬慕，愿意立班于朝廷，用正直的道理事奉陛下，辅佐有德行的事业，而使天下太平；如果不学，那么小人就蒙动坏心，以邪僻谄媚为事，借以窃取富贵。况且一般的人使学习有进益，也都在年青时期，现在陛下年龄一天天大起来，几年之后，恐怕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专心了，私下里为陛下惋惜。”为起居郎，又召为试中书舍人，都没有拜受。吕公著去世了，召拜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。首先上疏议论君主端正修养身心的要诀，请求太皇太后每日用天下的辛劳、万民的疾苦、群臣的邪正、政事的得失，开导皇帝的思想，明白地存在心中，使以后纷纭的众说不能迷惑，邪僻的小人不能亲近。

蔡确已经获罪，范祖禹说：“自从乾兴以来，不远放逐大臣已经有六十余年，一旦这样做了，流传到四方，无不震动。蔡确离开相位已经很久，朝廷内大多不是他的党羽，偶尔有偏见异论的人，如果一律都认为是蔡确党羽而除掉，恐怕刑罚失当，而人心不安定。”蔡京镇抚蜀地，范祖禹说：“蔡京小有才学，不是端正善良的人。如果让他守成都，他回来，应当让他为执政，不宜推崇助长。”当时大臣想在新旧法之间有所作为，范祖禹以为朝廷已察明王安石之法是不对的，只应该恢复祖宗的旧法，假若出于新旧两法之间，两法兼存并用，纪纲就破坏了。范祖禹任给事中。

吴中（今江苏南部）发大水，朝廷下诏拿出米百万斛、缗钱二十万振救灾民。谏官说报告灾情的人妄说，请求检验考核。范祖禹封还谏官的奏章，说：“国家根本，仰仗东南供给。现在一方百姓，呼唤上天告诉，开口仰赖生存，以此摆脱一时的急难。上奏灾情虽小有过失，正应忽略而不问。假若稍行惩罚谴责，恐怕以后不再有





敢说话的人了。”

范祖禹兼国史院修撰，任礼部侍郎。议论选择监司守令说：“祖宗把天下分为十八路，设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收乡长、镇将的权力都归于县，收县的权力归于州，州的权力归于监司，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系，轻重相制约，作为建置的宗旨，最为符合时宜。一路交付监司，一州交付守臣，一县交付令宰，这都是和天子分治地方，这些人能不认真挑选吗？祖宗曾有考核官吏的法规，专门考察诸路监司，中书省存放着记录官状的文簿，以便考核官吏的主要情况。现在应当委托吏部尚书，把可以任州守的人，将他们的成绩分别列出送到三省，三省把这样的人召来考察，假如这人可以委任，就按顺序表奏任用他。做了州守，就让监司考察他的政绩，一年之后，可以比较政绩优劣而决定贬黜提升。这样就一定能得到很多人才，监司、郡守得到适当的人选，县令没有才能，也就不是什么忧患了。”

听说宫禁内寻觅乳母，范祖禹因哲宗已经 14 岁，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，就上疏劝谏皇帝增进德行爱惜自身，又请求宣仁后保护皇帝，言语恳切中肯。不久宣仁后告谕范祖禹，外面的议论都是谣传，范祖禹又上书说：“臣言皇帝进益德行爱惜自身，应常引以为戒。太皇太后保护皇帝，也希望因而不要忘记。现在外面的议论虽然是无中生有，也足以成为先事的警告。臣以经侍奉左右，在道路上有所闻，实在是怀有个人的忧虑，所以不敢躲避妄言的罪过。凡事讲在未发生之前，就真的算是过分；到事情已发生，则又来不及解决了，说它还有什么益处？陛下宁可听受尚未发生的话，不要让臣等有来不及做的悔恨。”拜范祖禹翰林学士，因为他的叔叔范百禄在中书省，改任侍讲学士。范百禄离开中书省，范祖禹又为翰林学士。范氏从范镇至范祖禹，连续三世官居禁中，士人议论范氏荣耀令人羡慕。





宣仁后驾崩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人们心怀不安而观望，在位者畏惧，都不敢说话。范祖禹顾虑小人乘机危害朝政，就上奏说：“陛下才独揽朝廷诸政务，接见群臣，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，社稷安危的关键，百姓休戚的根源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际遇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刻，能不畏惧吗？先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，对百姓有大德，九年之间，始终如一。然而众小人对她的怨恨，也是不少，他们将用改变先帝的政治，驱逐先帝的臣僚为理由，从而作离间的事，不能不明察。先后顺天下人心，把变的新法更为旧法。既然已改变新法，那么制作新法的人有罪当然应离去，也是顺众人言论而逐退的。这些人都是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天下所仇恨而要除去的人，难道有个人憎恶在这中间吗？只有辨别分析是非，严厉拒绝邪说，给用奸言惑乱视听的人，以刑法处置，严惩一人，用以警告群恶，就会安定无事了。此等人已贻误先帝，又想贻误陛下，天下的事，怎能经得起这些小人再破坏呢？”当初，苏轼约同僚一起上奏章论列政事，谏章的草稿已完具，看到范祖禹的上疏，于是附上姓名与范祖禹同奏，说：“公的奏文，是治理世事的文章。”竟然不再出示自己的奏章稿。

范祖禹又说：“陛下继承六世遗下的功业，应当想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人民是祖宗的人民，百官是祖宗的百官，府库是祖宗的府库。一言一行，都好象祖宗亲临在上，评定在傍，这样就可以长期享受天下的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的意愿，停罢王安石、吕惠卿所造的新法，而施行祖宗旧政。所以社稷由危急而恢复平安，人心由离散而恢复聚合。就连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说：‘南朝专意施行仁宗之政了。’外夷的人情如此，中国的人心就可想而知了。先后苦心劳力，为陛下建立了太平的基础。希望陛下以静守天下，约束自己用以亲临天下，虚心用以治理天下，这样群臣的邪正，万事的是非，都明白地存在陛下心中了。小人的心情专意为私，所以





不利于公；专意为邪，所以不利于正；专意好动，所以不便于静。愿陛下痛心疾首，以此为刻骨之戒。”奏章多次呈上，没有答复。

忽然有旨召见十余名内臣，范祖禹说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四海侧耳而听，没听说亲访一个贤臣，然而所召见的人却先是内侍，一定说陛下偏私亲幸的人，希望立即恩赐追改。”因而请求对策，说：“熙宁初年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完全改变祖宗之法，多引用小人以至误国，屏弃勋旧之臣而不用，忠诚正直的人相继远去。又用武力开边，与外夷结仇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离。依赖先帝觉悟，罢免驱逐这两个人，然而他们引用的众小人，已经布满朝廷内外，不能再离去，蔡确接连兴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方边事，兵民死伤都不下 20 万。先帝临朝悼念追悔，因此说朝廷不能不承担其过失。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之法，王子京在福建施行茶法，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，李稷、陆师闵在西川施行茶法、市易法，刘定在河北教保甲，百姓都愁苦怨叹，家家思乱。依赖陛下与先后起来挽救这局面，天下的百姓，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。只有这些以前被斥逐的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想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正确，如果他们能到陛下左右，必定进奸邪的言论。万一误听而再任用他们，臣恐国家从此衰落，不能再振兴了。”又议论说：“汉、唐的灭亡，都是因为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之流执政统领军队，权势威严显赫。王中正兼管四路，口敕招募军队，州郡不敢违抗，士兵冻饿，死得最多；李宪陈述再次兴兵的对策，致使永乐被摧毁陷落；宋用臣大兴土木之事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网罗市井的微利，为国家收敛来怨恨。这三个人，虽然加以诛伐杀戮，但不足以平百姓之愤。李宪虽然已死，而王中正、宋用臣还健在，现在召见内臣十人，而李宪、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。这两个人已入宫禁，那么王中正、宋用臣必定将再被任用，希望陛下注意此事。”

